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義第二

魏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

荊州雖沒嘗顧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

荀彧素爲何顒所善顒爲董卓收顒繫獄自殺後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屍而葬之於爽塚傍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

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
俱北衆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
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
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
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
衆乃大義之後至太尉
袁渙陳郡人蜀先主初爲豫州舉渙茂才後渙爲呂布
所拘留布初與先主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

先主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涣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涣顔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涣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正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涣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至郎中令

毛玠字孝先雖居顯位嘗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賑施貧族家無所餘後至尚書僕射

賈逵河東襄陵人爲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之絳既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臣欽若等曰王府君謂河東太守也史失其名不知足下何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曰此間無健兒耶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朗河内溫人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
弟不爲衰世解業後至兖州刺史
任俊河南中牟人爲典農中郎將於饑荒之際收恤其
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
王修字叔治年二十遊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
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北海相孔融召爲
主簿舉孝廉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言孔融
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

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每有難修雖休歸在家無不即至融嘗賴修以免袁譚在青州辟修爲治中從事袁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修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修

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曰受袁君恩厚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爲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修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後至太常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幽州牧劉虞奉使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乃於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

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
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宗族入
徐無山中袁紹死其子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
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
後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
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後至議郎
曹真為大司馬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
讚早亡真愍之乞所分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

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
真邑賜遵瓚子爵關内侯各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
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孤息若己子後至中尉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後
歸太祖太祖以霸為瑯邪相初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
毛暉為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
太祖語劉先主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先主曰霸所以

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成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先主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以翕暉皆爲郡守

龎淯字子異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繇是以忠烈聞酒泉太

守徐揖請淯爲主簿後郡人黄昻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伏劒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已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椽

夏侯淵字妙才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畧曰時兖豫大亂饑之淵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後至征西將軍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守上邽令馬超奔上邽部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甚急州乃遣温密去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追遮之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公

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名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韓珩爲袁紹别駕及袁熈袁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尚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太祖高珩節屢辟不至

卒於家

成公英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爲腹心建安中遂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韋招字子經安平城西人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繇此顯名招既事袁尚後歸太

祖從討烏丸至栁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十四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邢顒爲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一致之節勿問也
嘗林河内人漢末以太守酷虐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後至光禄大

夫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漢末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爲一家後至司空
楊俊漢末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畧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聘

娶立屋然後後與别後至南陽太守

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瑯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按慎魏高柔六代祖後漢人

孫禮為太祖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梁習字子虞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太祖丞相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脂習字元升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故令改節及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

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
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從許東土
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
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黄初詔欲用
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
還家年八十餘卒
郭憲西平人以仁篤爲一郡所歸韓約失衆從羌中還
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

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
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寔名寔不肯在
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
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
宿聞寔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
太祖歎其忠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内侯繇是
名震隴右黄初中病卒建始初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
關内侯

王朗漢末為會稽太守為孫策所執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少與南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繇是得全

袁侃明帝時與尚書選曹郎許允對直同坐職事皆收

送獄詔㫖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爲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復吏侃復歷郡守尚書
諸葛誕爲郎與僕射杜幾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於岸絶而後蘇
皇甫晏者王經之故吏經之死刑及其母晏以家財收葬
蜀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時董卓秉政靖懼誅奔豫州

刺史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賑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姜冏維父也天水冀人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叅本郡軍事

程畿巴西閬中人為益州牧劉璋漢昌長縣有賨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龎羲以天下擾亂

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譛於璋說義欲叛璋隂疑之義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効力不得以吾有異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羮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羮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

聞之遷鐵江陽太守

王連字文儀爲劉璋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南來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弱冠爲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携負夫人夫人得免繇是顯名爲州從事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濶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病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

關羽為先主守下邳城行太守事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渥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効力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去遼曰受公恩必効力而後去也及羽殺顔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賞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左右欲

追之曹公曰彼爲其主勿追也

楊戲篤於舊故居誠存重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賑恤恩好如初

卒於射聲校尉

譙周字允南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即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

張裔字君嗣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

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賑贍衰宗行義甚篤後至輔漢將軍丞相長史

吴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魏志

高岱字孔文吴郡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

伏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

張紘為廣陵太守趙昱察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

瑯邪趙昱瑯邪人設祭并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瑯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大帝聞而嘉之

駱統字公緒徐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北權許焉後至偏將軍濡須督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之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教導其子又瑁

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之至長乃別後至選曹尚書

王固字子賤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後至司空

陸康字季寧少惇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屍送喪還穎川行服

吳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

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吴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怒欲使投以戟逡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焉

臧均臨淮人諸葛恪爲孫峻所殺夷三族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激風雨之會伏念大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熈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幾

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緜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摇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虚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狥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

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惜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恕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民吏收以五士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羽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唯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

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觀天下豈不宏哉昔欒布
矯命彭城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
不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
書冐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𢚩帝及峻聽恪故吏斂
葬

徐平字伯先爲諸葛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
疏恪被害其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使遣去別爲
佗軍所獲其行義敦篤嘗此類也

晉安平獻王孚性通恕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譚者稱焉

何雄字茂伯河内人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吳奮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隷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時爲文王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

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令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引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不亦惜乎帝甚悦與譚宴而遣之

鄭袤父泰有高名袤早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後至光禄大夫

苗昴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昴獨臨赴衆乃從之

戴顒丹陽人初仕吳廢帝時爲少府帝以廢黜之國道自殺至晉太康中顒迎亮喪葬之賴鄉廢帝孫亮也吳志

樊震爲積射將軍咸寧中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所繇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繇此遷艾孫朗爲定陵令

孫鑠字巨鄴河内懷人少樂爲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爲

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爲司隸都官從事司隸較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爲苞晝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劉繇爲衛瓘太保主簿瓘爲楚王偉所害繇冒難收瓘

而葬之

劉儈爲征南大將軍羊祜叅佐初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劉儈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杜預代祜鎮荆州儈與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庶事祜執德冲虛操尚清遠德髙而體𤰞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義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令海内渴佇羣雋望風歩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

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遊封植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祐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

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没家無血嗣官無命
士此方之望隠憂載懐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髙祖
不惜四千戸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何攀字惠興蜀郡人仕州爲主簿屬刺史黄甫晏爲牙
門張宏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拜表
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
段秀實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
閻纘字續伯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

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

荀闓辟大司馬齊王冏掾冏敗暴屍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束晳爲尚書郎與衛嘗甚善聞嘗遇禍自本郡迎喪

劉佑爲長沙王乂掾乂爲東海王越令張方勒兵所殺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泣絶

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汲桑嘗事成都王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中每事
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
於雒陽
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爲符堅青州刺史符朗甚重
之嘗詣虞冢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庾袞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
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

每先之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衮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頴川太守召爲功曹竟不就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武帝召補太傅祭軍不就

紀瞻有重名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瑕並與瞻素疎咸

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後至散騎常侍

鄧攸初經難棄其子而以弟子綏奔江東攸卒綏服攸喪三年子後至尚書右僕射

范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值亂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力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

王育少勤學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

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令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

易雄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

呼問之雄對如此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縣是獲免雄遂知名

郭舒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獄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宏牧荆州引爲治中宏卒舒率將士推宏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勱滅之保全一州

祖逖爲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

數百人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遜爲行主

髙悝廣陵人寓居江州華軼辟爲西曹椽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旣而遇赦悝携之出首元帝嘉而宥之

孔祗字承祖太守周禮命爲功曹吏禮爲沈充所害故人賔吏莫敢近者祗冐刅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

時人義之

郄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嘗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頬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後至太尉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爲廬江内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

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杖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令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疋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覆求之譚已亡矣

韋宏京兆人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睢陽素
聞應詹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
年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宏後位至少府卿
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
氏杞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陶侃爲廬州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
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
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

其義
顧悅之爲中軍將軍殷浩吏及浩廢爲庶人卒後將改葬悅之上疏訟浩詔追復本官初悅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
韓階長沙人性廉謹篤慎爲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爲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爲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

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刧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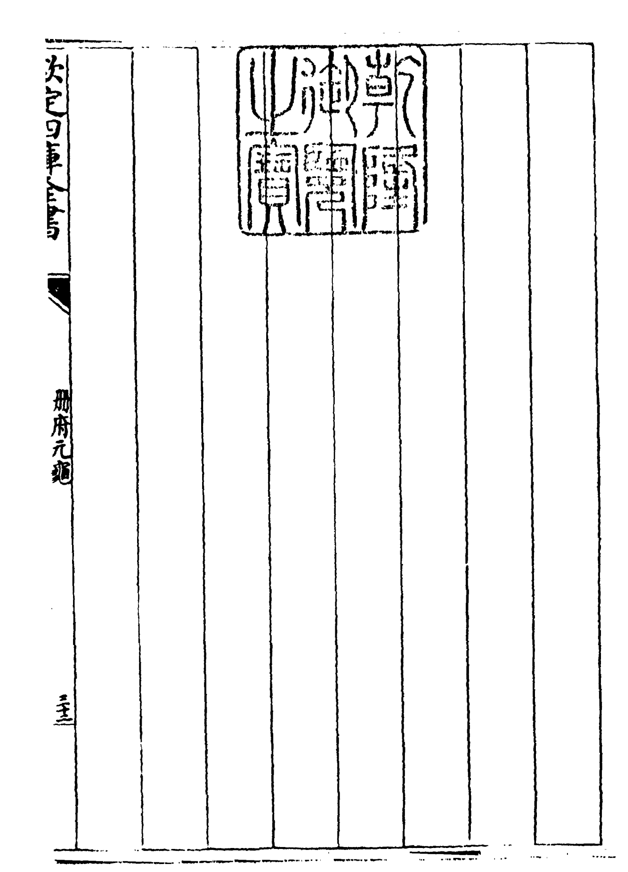
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醜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嘗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繇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

之
何無忌爲東海王彦章中尉及桓玄害彦章於市無忌
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檀憑之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
己所生後至冀州刺史
後秦宗敞爲南凉州别駕初凉州刺史王尚在凉州甚
有惠政姚興以禿髮傉檀代之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
宫人擅殺逃人等禁止敞與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

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帯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絶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鴞以之翺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紕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討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

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於外雖效未酧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一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遠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元鏡暫免囹圄讖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髪二毛嫠居本家不在高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邉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邉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

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灑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在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宏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川無翰飛之翼久沉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既霑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乃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乾隆御覽之寶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義第三

晉馬隆字孝興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末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過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後至東羌校尉

卲續字嗣祖魏郡人段疋磾爲從弟末杯所敗北依續末杯又攻敗之疋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追討君之恵也續曰頼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畧盡後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

徐苗髙密淳于人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而行焉徵辟並不就

范廣者范隆之疎族也隆幼孤無緦功之親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謹奉廣如父廣史不載官

韋忠平陽人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冐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桓沖字幼子溫之弟也爲振武將軍鎮江州卒贈太尉

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惟沖獨與謝

安書云玅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臣欽若等曰玅靈靈寶即桓溫二子偁元別名也）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

劉驎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仲辟長史不受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五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疾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繇令知驎之先聞其有

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孫晷吴國富春人見人饑寒並周贍之親有窮老者數人嘗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公車徵會卒

朱綽有二兄憲斌俱爲西中郎袁貞所殺綽從桓溫平壽陽眞時已死輒發棺戮屍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叅沖車騎

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嘔血死沖諸子遇綽子
齡石亦如兄弟
前燕李績范陽人父產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績爲郡
功曹刺史王午辟爲主簿慕容雋之南征也隨午奔魯
口鄧嘗謂午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令雖在此終不爲
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
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嘗乃止午恐績終爲
嘗所害乃資遣之及到雋責其背親後至績荅曰臣聞

豫讓報知伯仇稱於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宏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

宋俞僉永嘉人爲郡吏晉末孫恩之亂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郡塋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宏晉末爲司馬道子驃騎將軍時桓玄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宏時尚在喪獨於道側

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
何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早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並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
張邵字茂宗初爲瑯琊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

朱齡石晉末為殿中將軍嘗追隨桓脩兄弟為脩撫軍
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
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
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
朱超石晉末為衛將軍桓謙行參軍後歸高祖謙死超
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
龔頴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
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頴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

延頵不獲已而至樂奏頵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頵姑跣出救之故得免

崔慰祖父慶緒爲梁州刺史父亡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後得父時假貸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王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怒不見於色閨門之内雍雍如

也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而已後爲侍中驍騎將軍謝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所繼叔父混義熙八年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累世相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正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

載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僮使不異平日田疇墾
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
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者見東鄉之歸者入
門莫不嘆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後至侍中
張暢吳郡人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
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
沈道處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
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

年少相率受學道處嘗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頎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三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范義爲竟陵王誕别駕誕舉兵反母妻子並在城内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豈可自求活耶誕敗被誅

蔡興宗字子度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

才學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與宗與王僧綽友善僧綽爲元凶所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後爲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孝武聞之甚不悦盧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鎻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别帝知尤怒

後爲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
孟詡嗣封臨波公南郡王義宣反問其子五兵尚書宜
陽侯愷於尚書寺内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詡詡於妻
室内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
蕭惠開爲益州刺史罷還京師府録事參軍到希微負
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
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耻之廐中凡
有馬六十匹悉以給希微償債

許昭先伯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本邑補主簿固辭

董陽西陽人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史無官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谿味之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少而仁厚極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病疾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范敬宗家內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

人妻各產子時歲饑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收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觧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年七十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宏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饑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多稼不登民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

矜己垂存極但饘餥來乆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徵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内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飡令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晋陵境特為偏枯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被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盖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是鍾貧民溫富之家各藏其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

所濟甚重令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嚴成東海人王道東莞人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成等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𠕋史無官

王文和爲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去文和乃去

沈文季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休祐被殺雖用甍禮
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徃墓展哀

劉休與陳郡謝儼爲友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
繫尚方七年乃得出

南齊杜淵少有世譽父卒淵持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
爲司徒卒

劉善明平原人宋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
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

田為續命田後至征虜將軍

虞悰初仕宋為黃門侍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塟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來赴

劉瓛字子珪宋末為袁粲所薦除秘書郎不見用粲誅瓛徵服往哭并到賻助

何昌寓宋末為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禄止為湘東太守還為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寃又

與司空褚彦回書極言髙帝嘉其義
王思逺宋末辟建平王景素南徐州主簿景素被誅左
右離散思逺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
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逺分衣
食以相資贍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又與
顧暠之為友暠之卒後家貧思逺迎其妻子隱䘏甚至
劉靈哲封霄城侯父懐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
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後至寧朔

將軍西陽王右軍司馬

吳達之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士夫客以營冢榔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畆貨以贖之同財共宅

劉諷爲丹陽丞時始安王遥光記室崔慰祖與諷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諷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

王續蜀郡人郝道福華陽人並累世同爨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譚宏寶零陵人何宏華衡陽人䠫從四世同居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租稅

董僧惠爲晉安王子懋防閤子懋起兵徐玄慶既平子懋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慶義而許之

還具白明帝乃配東治言及九江時事輙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惠觀書對錢曰此即君書也悲慟而卒

陸超之吳人以清浄閑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爲于琳之所害人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徐玄慶等以其義欲因還都超之端坐待命其門生周姓者謂

殺超之當得重賞遂斬之

徐生東海人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俱武陵人並五世同居

封延伯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

邵榮興文獻叔並武陵人八世同居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户口一百七人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靈珍亡無子妻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紀僧真宋末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
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
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
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康周顒後除司
農卿
江泌字士清濟陽人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
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
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舁埋之

夏侯恭叔譙國人桓崇祖爲豫州辟爲主簿崇祖被誅故人無敢至者獨恭叔以家財爲殯時人以比欒布

張融少爲封溪令兄與顧凱之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

梁陶季直初仕齊爲褚彦回司空司徒主簿彦回卒季直請王儉爲彦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

曹景宗爲雍州中兵叅軍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

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入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

謝幾卿爲威戎將軍免官卒雖不持簡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奬訓之力也

鄭紹叔仕齊爲壽州治中從事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

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

樂藹仕齊爲豫章王嶷荆州主簿後嶷還都藹後爲荆州治中及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

范雲好節尚竒專趨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殯殯後至僕射

袁昂為武陵王衛軍長史丁內憂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恠而問之者昂致書以諭之曰竊聞禮繇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麻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及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繇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資具取是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已生姊妹孤姪就居一時篤念之

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忘既情若同生而服爲
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稜與弟毅同居毅亡稜
爲心服三年繇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不及古
誠實感慕嘗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衰禍猥集一
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絶彌劇彌深今以餘喘
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伸無已之情雖禮無明
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
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

王份十四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為寧遠將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繇是顯名

周捨初辟丹陽尹王亮主簿後為鴻臚卿王亮得罪歸家時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

楊公則為散騎常侍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

顏協為兼御史中丞協幼孤養於舅氏陳郡謝暕暕卒協以有鞠養之恩居服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

庾詵隣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下詐為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卒謚貞白處士

阮孝緒字士宗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從伯裔之（裔字本作太祖廟諱下字）裔之母周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裔之姊瑯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卒謚文貞處士

劉璠爲上黄侯曄所知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惟璠獨被優賞

庾泳兄子仲容幼孤泳養之仲容初爲安西法曹行叅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爲官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授之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

孫謙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於謙

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獨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求人與送謙舍謙開廳舍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終光禄大夫

劉凝之南郡枝江人隱居不仕荆州饑衡山王義季慮凝之餒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何點字子哲齊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

園樹以贍親黨累徵不就

任昉爲新安太守卒事兄嫂恭謹外氏貧缺甞營奉供養禄俸所收四方饋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

庾黔婁爲鄧元起益州長史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

龔愜遂寧人爲劉季連益州主簿後季連兵敗還京師將發人莫之視惟愜送焉

褚晃錢塘人南康王子會理之舊會理欲圖侯景事敗

晃亦因於省問事之所起拷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偶壁聞之遥曰褚郎卿豈不為吾致此耶然勿言會理遇害晃竟以不服赦之

歐陽頠為天門太守與左衛將軍蘭欽相善欽征交州頠同行欽度領以疾終頠除臨賀内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

陳周文育本姓項氏義興人周薈養為已子同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為前將軍軍主慶之使

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謀執會以入魏事覺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會於戰陣死文育馳取其屍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

吴明徹初仕梁東宮直後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隣里饑餧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奈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

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後爲侍中

司空南平郡公

杜之偉幼精敏有逸才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

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

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

司馬暠梁承聖中爲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

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官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

陵改塟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

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勑荆州以禮安厝

許亨梁末爲王僧辯太尉從事髙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顗於方山同坎瘞埋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具凡七柩皆改窆之焉

陳智深爲蕭摩訶騎士及摩訶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漢王諒同作逆伏誅其子光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殷不佞字季仰陳郡長平人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濟並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禄俸不入私室終於右丞散騎常侍

後魏栗法光上黨屯留人素敦信義中山王熈誅弟畧潜行自託舊識河内司馬始賓始賓便爲荻筏夜與俱

渡盟津詣法光家法光忻而納之畧舊識刁雙爲西河太守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畧渡江蕭衍甚敬禮之

崔寛爲鎮西將軍卒初自隴右歸世祖見司徒崔浩浩與齒次厚存撫之及浩誅以踈族獨得不坐遂家於武城居祖魏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

長孫稚初生而母亡為姨兄元洪超所養後為太傅録

尚書事封開國子稚表請廻授洪超次子惲許之

刁整爲驍騎將軍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元畧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書袁翻曰刁公收歛我家卿即宜知

房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以母疾不應州命

常朏字尊顯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荒儉
朏發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
盧義僖范陽涿人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
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
邢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
其孤弟子子慎爲奉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
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
未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鄭羆高陽人中書學生盧度世以崔浩事棄官逃於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箠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命雖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

盧度世爲濟州刺史國家初平升城太守房崇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兖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之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

存賬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庋世子淵彔等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雒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恪穆豐儉同之
髙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年十餘歲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爲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後爲尚書散騎常侍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贍賬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初尚書竇瑾坐事

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

高聰生而喪其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游同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急

林白奴京兆儒生時姑臧段暉因慕容瓚內附暉歸國大武以為上客從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帝斬之於市暴屍數日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屍置之枯井暉女為燉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

崔挺爲北海王司馬三世同居門有禮讓後值饑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

楊標字顯進正平高涼人少豪俠有志氣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標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爲司州牧繇是標以義烈聞

陽猛上雒人爲大谷鎮將元顥入雒孝莊帝渡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及孝莊反正繇是知名俄而

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歸猛猛亦深相保護孝武即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行河北郡守

張亮少有幹用初仕爾朱兆拜平遠將軍以功封隰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討兆於晉陽兆奔秀容兆左右皆密通誠欵惟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兆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

鄭仲明滎陽人爾朱榮入雒彭城王卲以子韶寄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孔母相失遂與仲明兄

子僧副避難雒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部下馬僧副謂賊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刀逼之賊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引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

山偉爲中書令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載恩義甚篤

明亮爲陽平太守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熈引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容同熈謀熈敗亮

詭其使辭辭是徽竟獲免
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宫爲婢皇甫遂乃詐癡不能
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貸千餘疋購求皇甫高宗
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帝曰南
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
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畢衆敬爲兖州刺史寧南將軍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
風張讜之亡也躬往營視有若至親

王衍爲侍中車騎將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甝於西兖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於家累年贍䘏世人稱其敦厚

勁密尒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還鄉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非相贈之意也

馮亮博覽諸書又篤好物理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雖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

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

刁冲渤海人爲裴植故吏植爲度支尚書與僕射郭祚

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植

追復封爵而已冲上疏訟之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

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

夏侯道遷初自南齊歸國封濮陽侯食千戶道遷以扳

漢中歸誠本縣王穎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

更以三百户封頡興會卒遂寢

陽固為清河王懌太尉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乂秉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張普惠初為任城王澄所知及為諫議大夫澄薨普惠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

雨無不必至又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檇其合門極給之

劉仁之為西兖州刺史性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州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嘗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祖瑩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極時

亦以此多之至護軍將軍

汲宗交州人爲杜超故吏超寶皇后之兄也後從弟遺子元寶謀反伏誅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宗與故吏等以超子道雋坐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超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

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學士學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後授內都大官太師熈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熈表求依趙氏之孤孝文以熈情難奪聽服齊衰期

崔巨倫以宣武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在州陷賊斂恤亡存爲賊所義後逃歸雖授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

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吳悉達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窀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困窘者莫不解衣輟粮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馬人龍輕財重義友人尹靈哲在軍喪亡人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高龍詔表門閭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少以清苦自立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埜縣是郡縣標其門閭

高遵字世禮父濟隂太守遵賤出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吊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

趙令安孟蘭強天水白石人並四世同居行著州里

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

劉業興大山人四世同居

蓋𢥞都郡人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塟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乃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門庭雍睦

石祖興嘗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

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髙祖嘉之

張烈爲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

爲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

李幾博陵安平人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

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

里嘆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襲世爵山北侯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

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幼停屍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歛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爲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受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道遇赦始歸憲

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嘗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

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劉侯仁豫州人郡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

悅息朏走投侯仁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楚侯仁終

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

小縣詔可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乃除

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

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恚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勤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